2026年10月18日 星期日 老年日报

执行主编：刘琳佳 责任编辑：张天龙 电话：(0451)84612073 E-mail:zmb2014@sina.com

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：

实至名归的安妮·卡森

时隔6年，瑞典文学院再度将诺奖颁给诗人。

北京时间10月8日晚间，加拿大诗人安妮·卡森成为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授奖以表彰“她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创作。这些作品以一种充满戏谑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，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”。

作为享誉世界文坛的重要诗人，安妮·卡森获奖可谓实至名归。她曾凭借《丈夫之美》成为T.S.艾略特奖史上首位女性获奖者，也曾被授予加拿大勋章，获得国际笔会/纳博科夫国际文学成就奖。

诗人黄礼孩观察到，往年诺奖得主公布，周边总会涌现不同声音，甚至批评，但大家对卡森得奖的消息，“基本上认可度特别高。”他说。

安妮·卡森于1950年出生在加拿大。中学时代，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，开始学习希腊语，阅读古希腊诗人萨福的作品。1981年，卡森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古典学博士学位，早期教学生涯曾在多所大学之间流转。

她最早出版的长篇论述散文《爱欲苦甜》，在对古希腊诗人萨福的解读中，展开了对“Eros”(爱欲)的阐述。在她之后的《红的自传》《丈夫之美》等作品中，“爱欲”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显现，古希腊文学也成为她文学创作中直面的重要对象。很多时候，卡森将这些古典诗章、残篇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对照的容器，安放的仍然是现代的生活与情感经验。

已故文学批评家哈罗德·布鲁姆生前对卡森不吝赞美之词。他曾经不无惋惜地说：“由于我比卡森大二十岁，或许我离世时的遗憾之一，会是看不到她穷其一生的作品。”

尽管早已在西方诗坛扬名，但直到2021年，她的第一本中译本诗选《安妮·卡森诗选：红的自传·丈夫之美》才由译林出版社译介到中国出版市场。契机是2018年，诗人、评论家凌越向译林出版社的“俄耳甫斯诗歌译丛”推荐了卡森。安妮·卡森也成为该译丛收录的“唯一健在的诗人”。

在凌越看来，瑞典文学院今年选择将诺奖颁给卡森，是回到了“很好的诺奖传统”。“通过这个奖来把光斑照在那些优秀的‘小众’作家身上，让他们为大众所知。”凌越说。



拆解传统

杨汤琛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，曾在美国圣母大学访问。她听过卡森的一场朗诵会。舞台上，卡森声音清澈，朗读自己的代表作《红的自传》和《丈夫之美》，会随性到坐在舞台边缘。

《红的自传》是一部诗体小说，取材自古希腊诗人斯特西克鲁斯的《革律翁之歌》残篇：赫拉克勒斯为了完成自己的第十项功绩，杀掉了红色怪物革律翁。安妮·卡森将这个久远的故事重新转化、安置于现代语境中，让怪物革律翁摇身一变，成为一个内向而带有童年创伤的现代少年，并爱上了和他性格截然相反的赫拉克勒斯。一种矛盾夹杂着痛苦的“爱”随之铺展开来。

黄礼孩发现，卡森在写作时，会将“爱”悬置于“得到”和“得不到”的中间状态，因此产生一种游离的、神秘的、漂浮的气息和状态。

“她的语言，很跳跃，又很拼贴，就会制造一种迷离感、疏离感。我们有时候读得进去，有时候未必进得去。所以她还是制造了一些难度。”黄礼孩说，“这种难度，我觉得正好是诗歌所需要的。”

在安妮·卡森的诸多作品中，常常能见到一种奇异的并置与拼贴。

比如在《未失之物的经济学》中，安妮·卡森将古希腊诗人西莫尼德斯和现代诗人保罗·策兰设置为一组对照，试图探究语言的经济学问题；在《玻璃随笔》中，她把作家艾米莉·勃朗特编织进诗中，想要展示女性如何被“盲目的欲望”所困。

在杨汤琛看来，安妮·卡森的不少作品中，对西方古典诗歌、神话的致敬或引用，都带有一种“拆解”意味。“她作品里的一些引用，可能会偏离原有的神话、诗歌本来呈现的情感或意义。不是‘我注六经’，而是‘六经注我’，把它们作为自己灵感的支撑点，在此之上进行重新的创造、跳跃。”她说。

“拆解”(dismantle)，似乎也代表着卡森对待诗歌的一种态度。

她曾在一次采访中，谈及对雅克·拉康“我们读诗不是为了寻求智慧，而是为了拆解智慧”这一观点的理解：

“我觉得，每当我发表观点时，总有一种强烈的倾向，想要挣脱我所依托的信息体系。在我看来，诗歌写作就是实现这种挣脱的方法——当你进行诗性的思考时，就像是从高楼上纵身跳下，你不用先积累数据，然后按部就班地分析，你只需要知道那一瞬间你所领会到的东西。”安妮·卡森说，“这之中带有一种自由感。”

卡森的另一部代表作《丈夫之美》，以她现实中一段失败的婚姻为原型，描摹了一个女性明知丈夫出轨，能够冷静审视婚姻细节，却难以完全抽离的情感状态。《丈夫之美》一共29章，以29支探戈结构全书，来隐喻婚姻中“爱”的进退拉锯。

杨汤琛说，尽管《丈夫之美》处理的是当代生活中的凡俗的“出轨”事件，卡森的写作却能把读者拽进对人类情感的本质性的追问。“她把我们现代人这种碎片化的、庸常化的生活，跟古典时代对崇高、深度、永恒性的追求，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。”

playful的卡森

译者程佳翻译了卡森的诗歌散文集《素水》(Plainwater)，这本书即将由后浪文学、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。《素水》取材于安妮·卡森一次在圣雅各之路的真实朝圣徒步，体裁融合了诗歌、散文、随笔、虚拟访谈等多种文体，纪实与虚构的边界模糊。

程佳发现，卡森创作时常常带有一种“playful”(好玩)的心态，在《素水》开篇的《米奈摩斯：脑性交画作》中，卡森别出心裁地创设了和古希腊诗人米奈摩斯的虚拟访谈，三段，“完全没有标点”。“她不是在生硬地去做古典学的‘考古’，而是把自己的疑惑，与她假想中的诗人对话。”程佳说，“你读她的东西的时候，会觉得这个人聪明绝顶，非常有智识。但又不学究气。”

在程佳看来，卡森的作品翻起来并不容易，因为她非常博学，作品中经常嵌有各类典故和互文。在书中，卡森借一位古汉语学家之口，说了一些成语，譬如“Paper is fire, fire is paper”(纸即为火，火即为纸)，“A million maggots in a silk hat”(一顶丝帽百万蛆)。程佳说，她穷尽办法，也无法找到真实对应的中文成语。

后来，她给安妮·卡森写邮件询问出处。卡森回复她，有些可能是杜撰的。“找不到，就让读者去猜猜看，一笑了之就好了。带一种趣味性阅读，不要把它当真。”程佳如此转述。

程佳最后只能照字面意思直译。

尽管安妮·卡森并不鼓励读者从自传的角度解读她的作品，但在《夜》《素水》等代表作品中，她仍然真实流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与伤感。

《夜》(Nox)是她悼念已逝哥哥的一部作品。卡森的哥哥因为贩毒逃离家乡，和她失联多年，好不容易恢复联系，哥哥却在约定见面的前夕去世。

在《夜》中，卡森将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一首悼念亡兄的诗《别离与辞别》拆分成63个拉丁单词，并做词源的释义与引申，置于书的左侧；将自己哥哥的照片、残缺的信件等置于右侧。两种“哀悼”并置的背后，是残缺而无法被完整叙述的逝者生命真相。

“所有的创作都有一种自我的投射。卡森在文学上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。”黄礼孩说，这是卡森创作中“勇敢”的一面，“一个人敢于把‘自我’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，在文本里安放、呈现，一个是她有自信。二是她也很真诚。”

多位受访者都表示，虽然卡森的古典学背景容易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卡森的诗歌世界是无法进入的。

“你如果只是看她一组诗，可能就觉得她是一个类型的诗人，但看的东西越多，越觉得她博大、丰富。”黄礼孩说，“一个人足够丰富，才能构成一种自我的空间。这个空间一层一层被打开，她成为自己的文学地理，让我们不断地在她的空间里寻找。看到更多的风景，更多的内在意象，让我们不断地抵达一个像迷宫一样的边界。”

潘轩

新闻+1

诺贝尔文学奖这十年：男女获奖者各半 非英语语种六席

获奖消息公布后，卡森说当时自己正在雷克雅未克的家中一边吃饼干、喝茶，一边读《伦敦书评》，留意到地板需要打扫的时候，刚站起身，电话就来了，卡森说虽然想到了自己可能会获奖，但还是“觉得这(个结果)很疯狂，但你们才是真疯了”。卡森觉得，这仍是普通的一天。

在本次的赔率榜单上，卡森与中国作家残雪、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均位居前列。

两位女性霸榜实际上有迹可循。诺奖自1901年创办以来，共颁发过119次文学奖，123人获奖，其中，女性仅19人。若计入今年的卡森，有5位女性集中在近十年获奖。

这一趋势与2016年起担任诺奖评委会主席的安德斯·奥尔森的任期高度重合，他的任期内评奖呈现多元化倾向：过去十年间，英语、法语作家获奖5次，另外5次均授予小语种写作者。而从2017年开始，获奖者性别规律交替，比例已经达到了1:1。

卡森也是一个在现实中捍卫理想的作者，她曾谈到自己读新闻时的困惑：“怎么能一边读着关于悲剧和创伤的故事，沉浸在悲伤之中，然后合上报纸去做烤面包呢？我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？我们怎么能让虚无与存在并存？”

她也谈论过衰老与生命的边界：“你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70岁了。向前望去，你看到一扇黑色的门。你开始注意到，无论你看不看，那扇黑色的门总是那么显眼，就在边缘。”

那扇黑色的门背后是什么，卡森没有回答。她说诗人都是说谎者。她也从不解释自己的作品，不在书里写推荐语，不告诉读者该怎么读。

书打开，文字在那里，剩下的交给读者自己。

黎广